

新 生 之 路

著 瑪卡倫珂原著

譯 張秋潔

上海時代書局發行

1949

出版者	發行者	譯者	原著者
印刷者			

出版者	發行者	譯者	原著者
印刷者			
時 代 印 刷 廠	時 代 書 局	孫 汝 潔	瑪 卡 倫 珂
上海平涼路二二號 電話五三〇九二號	上海四川中路三三四號 電話九八九五四號		

基本定價
十一元五角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

目次

楔子	一
第一章 一個不幸的開端	七
第二章 幾種主要的必需品	二二
第三章 一次內部的整頓	三六
第四章 一宗有功於國家的工作	四八
第五章 一隻鐵的水槽	五八
第六章 虱也有他的長處	六八
第七章 品性與教養	八〇
第八章 無賴俠客	八八

第九章 社會教育的英雄·····	一一一
第十章 奧雪爾湖之役·····	一二一
第十一章 光榮的勝利·····	一三〇
第十二章 勃拉欽科和區食物稅委員·····	一四一
第十三章 一個困難的問題·····	一五五
第十四章 墨水瓶的交易·····	一六五
第十五章 我們的是最好的·····	一七六
第十六章 雀麥湯·····	一九二
第十七章 革命的行為·····	二〇四
第十八章 與農民結合·····	二一四
第十九章 苦中作樂·····	二二二
第二十章 牲口與工具·····	二三五
第二十一章 一個可怕的老頭兒·····	二五七
第二十二章 莠草的去除·····	二七七

第二十三章	挑選出來的種子·····	二八七
第二十四章	落在路旁的種子·····	二九九
第二十五章	領袖的教育·····	三〇九
第二十六章	脫勒普開田莊上的小紛擾·····	三二一
第二十七章	共產黨青年團支團部的成立·····	三三五
第二十八章	職員的人選問題·····	三四七
第二十九章	勝利的前進·····	三五四

櫻 子

替一些年輕的罪犯，搭建一個可以樂業安居的高爾基區的觀念，在一九二〇年的九月間，開始出現於我們的意想中。在那一個時候，當地的教育局的局長找我去談話。我們講了下列的一番話：

『請你注意，我的朋友，我聽說你對於你那所勞働學校，非常不滿意。真的有這麼一回事麼？』

『難道我是沒有充分的理由的麼？嚇，那真是一所優良的學校！屋子裏面，到處是烟煤，膩膩的够多麼難受，他是這樣的骯髒，又那裏像一所學校，』我坦然地回答着。

『噯，是的，這正是你的本心話，你要我們預先替你蓋起一所新房子，預備下一些新的桌椅，然後你方始肯用心用力地，放手去做你的事情，對不對。可是，兄弟，你要曉得，這不僅是一個房子的問題啊！我們的要務，在培養新起的這一輩，然而你們這一批狹有偏見的

教師，却把一切都毀壞了。你們缺少那火；那革命的火，你祇是那卑鄙而淺薄的知識階級中的一員；你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現在我手頭上，正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我們的鎮裏，滿充着流浪的兒童。在街路上，你隨處都能碰到他們。同時，他們更隨意侵入人家的屋子裏。他們儘做的是一些壞事情，人家告訴我，這是我的責任，教育局的責任，去收管他們。哼，到好聽——』

『到好聽？這是什麼意思？』我不自己地問着。

『爲什麼，正是爲此啊。在教育局裏，沒有一個人願意做任何壞事情；我對他們說的話，都是等於白說，他們多抽着手，不肯管，而祇在旁邊講風涼話。他們說：這些野孩子將要切斷他們的頭頸。所以他們不願意去惹，也不敢去惹。你原應該等在此地，做這一件事情。哼，可是你又一天到晚的，祇知道看書。倘使我們給你以一個真實的人，要你去應付他；你就要說，他將割斷你的頭頸，而畏縮不前了！好醜惡的知識份子！』

教育局長的小而黑的眼睛，滿充着憤怒的光，注視在我的身上；從他那張滿蓋着鬍鬚的嘴裏，一串小爆竹似的，傾吐出大量的詛蔑教師的言詞。但是他的抨擊都沒有充分的理由，所以我覺得有糾正他的必要。

『請聽我說，』我開始發揮我的意見。

『嚇，我聽你講些什麼？你又講得出些什麼？我已經知道你將要講些什麼？你無非要將你所看到的書本中的美國情形，搬來賣弄一番。我在不久之前，也會在書本上，看到關於這一個問題的東西；一種應付流浪兒童的機關。他似乎是在叫……，叫什麼呢？哦，我想起來了，叫感化院。但是你要知道，此地是還沒有這種組織呢。』

『但是請你且聽我說。』

『好，就聽你講。』

『就是在大革命之前，人們也已經有相當的方法，以處置這些無歸宿的流浪兒童。他們有專為年輕的罪犯而闢的居留區。』

『那是兩樣的。你難道看不出麼？革命以前的青年罪犯居留區，與我們現在所要辦的感化機關，是完全不同的。』

『這話不錯。這意思就是說，我們應當從新的路線上前進，以陶冶新的人物。』

『對的，從新的路線上進行，你的見解，在這一點上，是極準確的，』教育局長首肯地

說。

『可是沒有一個人知道怎樣去着手辦理。』

『連你都不知道麼？』

『我也不知道。』

『教育局中的人，也許有知道的。』

『祇不過他們是不願意我們在這一方面，有任何的作爲的，』我切斷他的話頭。

『他們不願意，好一批蠢豬。在這一點上，你的見解，又是正確的。』

『再進一步，倘使我不顧一切而將這一件工作，担任了下來，他們必將很快的設法把我除去。他們一定要說，我所做的事情，多不應該那樣做法。』

『他們自將這樣說。這些蠢賊！你的見地，真正確。』

『同時，就是你，也將相信他們，而不相信我。』

『不，決不。我將告訴他們，實應該由他們自己挺身出來，做這一宗重要的工作。』

『撇開這些不說。假定我把事情弄糟了，那又怎樣辦呢？』

用拳敲打着桌子，我們的教育局長，奮然地說：『你已經做成了些什麼？一些影子都還沒有，你就怕會把他弄糟。你究竟要我做些什麼？要我自認爲無知麼？祇要你高興，你儘管

去把他弄糟好了。無論他困難的問題多到怎樣，這一件事情總是要做的。至於其結果如何，則我們留待後來，再看好了。目前的要點，爲我們不要什麼青年罪犯的居留區這一類東西。我們要的是，能够使無教無化的流浪兒童，成爲我們兒童的社會教育。你就担任做這一件事吧。我們大家都得從頭學起來。你也須用心去學習學習。我非常高興看到你能坦然自承爲不知道。這種直率的態度，是最好不過的。」

『但是 you 究竟有沒有適宜的地方，可以容這班無家可歸的兒童托足？我們總須有一些房子，纔可以着手進行，』我問着。

『我的朋友，這當然有的。那是一個極好的所在！他原本是一個青年罪犯的居留區。他離開此地，並沒有多遠，至多不過六里路。那邊有樹林，有田野，真是一個好地方。你還可以在那裏養牛。』

『辦事的人員呢？』

『不用耽心，我自會替你找到相當數目的幫手。也許你還想要一輛汽車，』教育局長加上了這一句帶有諷刺意味的話。

『錢呢？』

『錢麼？有！在此地。』從他的辦公桌的抽屜中，他取出來一包紙幣。『這裏有一萬五千盧布。這一筆錢就是你的開辦費，想來總夠了。你先拿去置備一些必要的用具。房子也許得好好的修葺一下。此外你還得購置些木器等動用的東西。』

『買牛的钱呢？』

『你可以過一會兒再買牛。那邊的房子，已經敗壞得不堪，窗子上的玻璃已完全不見了。你先去撥一個一年的經常開支的預算吧。』

『這稍微有一些困難。我們實在應該早些把他統盤考慮一下。』

『我早已考慮過了。你難道能够比我想得更週到麼？好了，不用多講了，放手去做你的事情吧。』

『是，』我如釋重負地說出這一個字，因為在那一個時候，我感覺到通天下的地方，沒有比這教育局長的辦公室，爲更可怕的了。

『這正爲人們應有的精神！』教育局長回答着。『放手去做你的事情吧！你要知道，這正是一件最神聖不過的工作呀。』

第一章 一個不幸的開端

把一件重大的工作，擔上了肩頭之後，我就趕着，去看我那未來的食作遊息的地方。離開市鎮大概有六里路之遙，在一些沙丘的上面，聳立着一片小小的松林。這一片松林，周圍佔地約二百畝。沿松林的一邊繞過去，就是到卡科芙鎮去的大路，路上滿鋪着乾淨的灰褐色的大圓石。

在松林的中心，有一塊面積在四十畝左右的空地。在這空地的一角上，有一片小小的平場。平場的四週，很整齊地，峙立着五所方方正正的磚造的小屋，磚屋的面前，有一帶沙壤，像一條帶般的一直延伸過一條闊徑，而消失於一個小湖邊的蔓草叢葦中。湖的那一邊，是一個很繁庶的村莊。隔湖望過去，竹籬茅舍，歷歷可見。村莊的外面，又爲一帶古樹，從樹的罅隙裏，透露出兩三個褐色的茅屋頂，映在蔚藍的天邊，另有一番風光。

我的未來的新居，就盡在於此了。

在革命之前，這五座磚屋，即爲一些青年罪犯的容身所。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將那些青年放出來，以投入社會中，而留下了極少的一些斷格碎紙，以表顯其原來的教育事業的性質。從這些片斷的材料，如日記的零頁等之中，我見到當時的教師也許是些退伍的陸軍教官。據當地的農民告訴我說，這批教師的教學法，是極簡單的。一切的工作，都由戒尺担任之。

在這青年罪犯的居留區中，還留有一些零碎的東西，足以表顯出他的過去的狀況來。凡是搬得動的東西，都已被住在附近的人搬去。作場裏面，儲藏室裏面，同房間裏面，都空洞洞的，一些有用的東西，都沒有贖下來。甚而至於菓園裏的樹木，也被搬運一空。但是這一切，都做得非常光鮮，一些也不見有什麼破壞的痕跡。菓園裏的樹木，都不是斫去的。他們一起連根被掘起來，移植到旁的地方去了。窗上的玻璃，也不是打破的。他們是整塊地被移去的。門是一扇一扇揭去的，而不是用斧頭劈碎的。暖爐被拆成一塊塊的磚頭，搬了走。一切動用的東西，都不見了。其未經移動的，祇有以前的指導員所住的房間裏，還贖有一隻小食櫥。

地窖中，到還堆着不少的東西，可是其間沒有一樣，是有用的。我多方尋找，方纔找到

幾件比較有用的東西：一具播種機，八隻壞的木工桌，一隻銅鈴，和一匹三十歲的老馬。

當我到那邊去巡視的時候，我發見我們的未來的經理員卡林那·易房諾維樞·塞杜克已經在那裏了。

『你是此地的教育工作的主持人麼？是不是？』他殷殷地問着。

『我是這一個實驗區的領袖，』我回答着，將領袖這兩個字特別說得響。

『不，』卡林那將烟斗從他的嘴裏取出。『不，你專管教育方面的事情。其他事務方面的事情，都由我管。』

在片斷的談話中間，我發見卡林那對於多數事情的意見，都是雜亂一團，一些頭腦都沒有。我就決定先盡我的力量，去教導他。我當勉力把這一件最先的工作做起來。

卡林那用同樣的口吻，詛咒了小資產階級，共產黨，俄羅斯人，猶太人，俄羅斯人的不修邊幅，同德國人的整潔。在口頭上，他厭棄一切。但是他那雙藍色的眼睛中，都滿充着愛生活的光燄。他是那樣的精神飽滿，與能容納新的意見，所以我覺得用些力在他的身上，並不是不值得的。

『卡林那同志，你究竟是什麼意思啊？』我接着說。『區中是不能沒有一個領袖的。我

們總須有一個人來担负一切的責任。」

卡林那重又把叼在嘴裏的烟斗取下來，很客氣地點着頭說：

『那麼你是準備做一個新區的領袖，而要我做你的屬下，是不是？』

『不，不一定如此，』我趕着回答。『倘使你高興的話，我照樣也可以做你的屬下。』

『我從來沒有學做過教師。我也不願意干涉到我的本分以外的事情。你還是一個年青的人。你肯聽受我這個老年人來指揮你麼？這樣的辦法，在我在你，都覺得有些不大好。而且你知道，我的教育還不够使我做這一個新區的領袖。除了這一點以外，我又有什麼原因要做領袖？』

他抱着一腔敵視我的情感，跑了開去。在這一整天中，他的臉上，老是帶着一股受了侮辱的神氣。到了晚上，他悵悵地來到我的房中。

『對於處理這一個新區的辦法，我已仔細想過的了。現在我已決定還是由你來當領袖為妙。我自願做你的屬下。』

我歡然地說：『好極了。我們就算這樣決定了，卡林那·易房諾維樞。』

『是的，我也是這樣的想。我們有許多事情要做。你是曾受過良好的教育的，所以實應

該由你來做領袖。』

協定成立之後，我們就開始做事。那匹三十歲的老馬，也請他起來再出一番力。卡林那從鄰居的村人那裏借到一輛舊馬車。這老馬與舊車，即為我們的代步及運輸工具。我們以每小時二哩的速度，往來於我們的村中與鎮上。我們就開始着手組織這新的教育實驗區。

靠了鄰村中的工人的幫助，在兩個月的時間中，我們已將一所磚屋，粗粗地葺理好。窗上的玻璃全都配好，爐子也修理好，新的門也多裝置妥貼。除了這些除舊布新的工作以外，我們還做了一件大事情。我們從當地的軍需處那裏，騙得了一百五十波特的黑麥粉，以備不時之需。

經過相當的時間後，葉卡退林那·格列高里芙那與列地亞·批脫羅芙那，二個女教師，奉派來到我們的新區中服務。爲了覓求良好的教師，我不知遭遇到了多少的困難。連續的失望，幾使我淪入絕望的境界中。沒有一個人肯獻身於教育年輕的罪犯的工作。人人都怕這班流浪兒童。同時又沒有一個人相信，我們的事業會得到成功。後來機會湊巧，在一個鄉村學校的教師會議中，我發表了一篇天花亂墜的演說。這一片海闊天空的大話引出了兩個真人。我更歡喜的是這兩個真人，都是女子，因為我相信，女子的感化影響，一定能够補助我們男

子的威力的不足。

列地亞·批脫羅芙那是一個非常年青的女子。她真還祇是一個少女哩。她剛巧從中學裏畢業出來，一切都帶着孩子氣，好像離開她的母親的懷抱，還沒有多少時候。至於葉卡退林那·格列高里芙那則另為一型。她正為一個典型的刻苦耐勞誨人不倦的教師。她的年齡並不比列地亞大出多少，但是後者却依賴她，猶如依賴她的母親一般。葉卡退林那的莊重而又美好的面孔有一個特點，即她的眉毛生得很直，頗富於男性的氣概。由於她的手段，或者幸運，她竟能在革命的破壞歷程中，保全了一大批衣服。所以她平時的衣著，總是整整齊齊的。卡林那曾用一句話，概括地將葉卡退林那的為人道出：『對於這樣的一個女人，你必須用最謹慎的態度及手段去應付她。』

工作做到這一步田地後，一切都可以算是預備好了。再進一步，就是開始教學了。最初一批的六個學生，石陀羅芙，布倫，伏洛科芙，朋杜克，季烏德，和太朗尼慈，於十二月四日來到區中。他們隨帶來的，有他們過去的生活紀錄。這些紀錄，包成很奇特的一包，封面上蓋着六顆大的火漆印。這六個人中，四個以犯有持械行劫的罪，而被送到這裏來受感化。這四個人，都還很年輕，最大的也不過十七八歲。另外兩個，年紀更輕。他們的罪狀為